

DOI: 10.13957/j.cnki.txb.2022.01.019

数字时代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的疫后发展

吴文轲¹, 邵 毓²

(1. 景德镇陶瓷大学 科技艺术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001; 2. 景德镇陶瓷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 要: 突发的新冠疫情迫使全球博物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疫情期间诸多博物馆主动求变, 灵活运用数字化技术应对危机。景德镇陶瓷博物馆除了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突出作用外, 在文化产业和城市发展方面, 也充分发挥了文化传播和文化引领的功能, 在景德镇文旅行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现状出发, 结合数字时代全球博物馆疫后的发展趋势, 探讨在数字时代和新冠疫情的双重背景下景德镇陶瓷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数字技术; 景德镇陶瓷博物馆; 疫后发展

中图分类号: TQ174.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278(2022)01-0158-05

Post-epidemic Development of Jingdezhen Ceramic Museums in the Digital Era

WU Wenke¹, SHAO Yu²

(1. School of Technology and Art,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Jingdezhen 333001, Jiangxi,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Jingdezhen 333403, Jiangxi, China)

Abstract: The COVID-19 has forced global museums to fac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many museums took the initiative to seek change and flexibly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cope with the crisis. In addition to its outstanding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Jingdezhen Ceramic Museum also gives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lead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city itself, 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Jingdezhen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ingdezhen Ceramic Museum and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museums in the digital era,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Jingdezhen Ceramic Museum in the dual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era and COVID-19 is discussed.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Jingdezhen ceramic museums; post-epidemic development

0 引 言

2021 年 5 月 18 日是第 45 个国际博物馆日, 也是疫后新常态下的第一个国际博物馆日, 本次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的未来: 恢复与重塑”。这个主题充分说明了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后, 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都在寻求新的方法重新连接公众。疫情导致的封闭虽然严重影响了博物馆的线下展览业务, 也加速了数字化技术与博物馆展览的融合, 促使博物馆主动转型。

面向数字时代, 景德镇陶瓷博物馆如何有效利用数字化技术, 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展陈、教育、传播等功能, 并在疫后推动自身良性发展是当下景德镇建设“文化之城”“博物馆之城”的关键问题。

1 后疫情时代全球博物馆的发展转向

2020 年对于博物馆来说是遭受重创的一年。根据 ICOM 基于对世界各地 107 个国家和地区的

收稿日期: 2021-08-09。

修订日期: 2021-09-23。

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209711)。

通信联系人: 吴文轲(1990-), 男, 硕士, 讲师。

Received date: 2021-08-09.

Revised date: 2021-09-23.

Correspondent author: WU Wenke (1990-), Male, Master, Lecturer.

E-mail: 418317537@qq.com

1600多座博物馆的调查分析后发布的《Museums, museum professionals and COVID-19》^[1]显示,在疫情严重冲击下,“83%的博物馆将大幅削减线下活动项目,近1/3的博物馆将缩小规模,10%的博物馆可能被迫永久关闭,30%的博物馆将裁员”。面对这样的困境,全球博物馆都展开了积极的自救。

1.1 积极拓展线上业务

在线下展览受阻的情况下,全球博物馆纷纷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线上业务。一方面是数字化的线上展览,例如:卢浮宫博物馆在疫情闭关期间一直在进行线上数据库的更新工作。2021年3月26日,卢浮宫发布公告宣布“线上数据库建设完成,公众可以在其网站上浏览卢浮宫所有的48.2万件藏品”^[2];故宫博物院也加大了数字化项目的投入。在疫情初期,故宫率先使用“云游故宫”多媒体平台整合了故宫的数字资源,之后又通过“数字故宫”小程序简化了公众获取故宫数字资源的操作;敦煌研究院也在2019年推出的“数字博物馆”基础上,推出了“数字敦煌”“云游敦煌”等一系列的线上产品。

另一方面是举办各式的线上活动,例如:故宫在建成600年的超级大展中,开启了8h的线上直播活动,吸引了超过200万的观众;加拿大蒙特利尔美术馆和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内的多家著名博物馆也将之前线下举行的艺术疗法(Art Therapy)活动移至线上举行,鼓励公众用画笔记录疫后的生活和内心感受,从而缓解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焦虑和悲伤情绪。西方的一些中小型博物馆则在线上开展收费的特别活动以补贴运营成本,例如:美国的梅特塔克博物馆在线上举行了收费的侦探游戏活动,该活动曾在线下连续举办且广受好评;捷克与斯洛伐克国家博物馆暨图书馆(National Czech & Slovak Museum & Library)推出了线上收费的烹饪课程;阿什维尔艺术博物馆提供了一系列收费的线上成人培训课程,比如摄影、平面设计等。

1.2 开展馆际互助交流

从线上业务的开展可以发现,疫情期间,中国大型博物馆数字化的建设速度远超世界其他地区。这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早期政策,在疫情发生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推动博物馆的数字化进程。2016年,我国的国家文物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等相关部门编制了《“互联网+中

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3],计划明确要求“要通过观念、技术和模式创新推动文物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推进文物信息资源、内容、产品、渠道、消费全链条设计,不断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

中国博物馆不仅更新数据库和举行各种线上活动,还积极组织全球博物馆的馆际交流活动,寻求疫后全球博物馆的合作共赢。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在2020年9月牵头举行了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在线接力活动。16个国家级博物馆的馆长通过接力直播的方式在线介绍馆藏珍品,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约2亿观众,显著提升了博物馆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由于疫情得不到良好控制,西方的许多中小型博物馆都陷入了财政危机,大型博物馆的运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样的困境下,西方国家的大型博物馆往往组织数量众多的中小型博物馆共同开展筹款活动。例如: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得到2500万美元的馈赠款项用于其填补财政缺口后,还发起了Congress Save Culture活动,以期美国国会伸出援手拯救中小型博物馆^[4]。除了筹款外,西方大型博物馆也积极组织中小型博物馆一起举行协同展览,以缩减中小型博物馆的开支。

目前,新冠疫情还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可以预见将来数字化或不断更新的技术手段与博物馆融合得越来越紧密,“疫情则疯狂加速了博物馆与数字技术相互依存的状态”^[5]。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如果不是为了“朝圣”的心理需求,只是单纯对藏品感兴趣的话,在线上观看展品的体验要比线下好得多。但是疫情平息后,如何重新将公众吸引到线下,也值得深入探讨。

2 数字时代景德镇陶瓷博物馆存在的问题

景德镇拥有千年陶瓷制作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世界制瓷的中心。和国内其他小型城市不同的是,景德镇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拥有陶瓷、古代窑址、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和陶瓷制作技术、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给基于文化的博物馆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目前,中国的人均博物馆量为25万人/座。经过笔者的调查统计,景德镇目前注册备案的博

物馆有 21 家。其中, 国有博物馆 7 家, 非国有博物馆 14 家, 人均博物馆数量达到 8 万人/座, 位于中国前列。景德镇陶瓷博物馆已经形成以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为核心, 其他博物馆为支撑的地理集群发展态势。在数字化建设已经成为现代博物馆疫后发展必然趋势的今天, 由于受到地方经济、管理体制、运营理念等方面的影响, 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的疫后发展比较缓慢。

2.1 线上数字化建设滞后

在疫后其他博物馆大力打造数字化线上博物馆的背景下, 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线上数字化建设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具体体现在博物馆线上数字化发展不平衡和国有博物馆线上数字化技术不够完善两个方面。

2.1.1 博物馆线上数字化发展不平衡

由于景德镇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政府对于陶瓷博物馆的投入大多用于大型的国有博物馆。目前, 景德镇国有陶瓷博物馆都依托于政府财政支持, 拥有独立的线上平台。景德镇政府于 2019 年开始建设“景德镇中国陶瓷文化展示平台”, 对景德镇国有博物馆进行了数字化整合, 现有平台已经完成了对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民窑博物馆、景德镇陶瓷民俗博物馆的数字化实景展示的制作和博物馆库房文物的三维数据采集及建模工作。然而, 非国有博物馆在线上数字化建设上基本处于空白。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和提高影响力, 景德镇的 14 家非国有博物馆都不收取门票费用, 导致了景德镇非国有的中小型博物馆大多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建设独立的线上平台。即使是少数拥有官方网站的博物馆, 其网站页面都非常粗糙, 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用户体验较差, 大多只由简单的博物馆介绍和几张照片组成。

2.1.2 国有博物馆线上数字化技术不够完善

以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为例, 尽管近期其在官方网站上已经基本完成线上线下同步展览的工作, 但是线上展览中的数字化技术运用还停留在全景展示的初级阶段。对于相关展品依然采用二维平面照片搭配少量解说词的展示方式, 数字化技术水平和内容丰富程度都和国内主流博物馆存在较大的差距。

2.2 线下展陈互动和体验较差

景德镇的陶瓷博物馆虽然数量众多, 但是在策展中还是以传统的简单陈设为主。展品一般放

置在橱窗中, 旁边配有少量的说明文字。即使是在规模最大的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其线下展陈也只在几处不起眼的位置使用了简单的触摸系统技术。数字化内容仅是一些简单的文字介绍, 公众在博物馆只能遵循规定好的路线进行参观。实际上, 景德镇陶瓷文化空间是由立体器物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遗产和以手工制瓷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组成的多维文化空间。仅仅依靠静置的器物配上简单文字说明传统展陈方式和走马观花式的被动游览体验, 既无法满足不同参观人群对展品信息的客观需求, 也无法拉近参观者与展品间的距离, 导致了参观者无法在博物馆游览的过程中感受到景德镇陶瓷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博物馆的社会文化传播功能自然也大打折扣。

2.3 博物馆的外宣工作不足

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的数量虽多, 且在业内有一定认可度, 但对公众却缺乏吸引力。例如: 根据景德镇文旅部门的资料显示, 位于陶溪川文创街区内的景德镇陶瓷工业博物馆, 2020 年只接待了 1.4 万名参观者, 与陶溪川庞大的人流量形成了鲜明对比; 号称中国唯一的陶瓷专业性博物馆——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其官方网站上线的“7501”和“归来丝路”特展的浏览量目前只有寥寥千次, 远不及其他知名国家一级博物馆线上展览浏览量。笔者经过调研发现, 景德镇陶瓷博物馆在外宣工作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新媒体平台运营不善、资源利用率较低的问题。即使是开通了相关社交媒体的博物馆, 依旧存在着内容单一、数据更新缓慢、被动应付的情况。景德镇陶瓷工业博物馆的最新微博发布于 2021 年 5 月 21 号, 内容只是简单地转发国际博物馆日的新闻, 而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中, 显示的最新特展还是 2019 年 12 月的“西京印迹展”。这些都充分说明, 目前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的对外宣传工作存在着不重视、不专业、浮于表面的问题。直接导致了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较低。

3 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的疫后发展对策

3.1 建设线上数字化博物馆集群

目前, 景德镇陶瓷博物馆地理位置的集群化

是其发展的重要助力。国有和非国有博物馆可以形成区位优势互补的集群效应,从而增加景德镇的文化氛围,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帮助。线下集群化的成功经验可以在线上复制,这在世界上也早有先例。例如:谷歌公司在2011年推出了线上博物馆联盟平台 Google Arts & Culture,该平台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最大的博物馆线上集群。景德镇政府应抽调国有博物馆数字化专业人士帮助非国有博物馆进行线上平台的建设工作,并将现有的数字化平台向非国有博物馆进行开放。得益于数字化技术的通用性,一个运行良好的数字化平台在技术上不会存在问题,也不会过多地增加平台运行费用。打造线上的博物馆数字化集群,首先,可以切实帮助非国有博物馆在数字化建设中所遇到的资金不足问题;其次,可以避免中小型博物馆独立运行的线上内容无人问津的现象;再次,可以缩小国有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在馆藏数字化技术运用上的差距;最后,可以利用非国有博物馆中的珍贵藏品充实数字化平台的内容。

另外,景德镇国有大型博物馆不应该止步于与景德镇地域内的博物馆建立线上数字化集群,还应积极扩展范围,与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博物馆在线上进行互动、合作、交流。例如:申请入驻由国家文物局领导下面面向全国文物博物馆单位的文化遗产行业云平台“中华文物云”项目,凭借平台的服务优势、内容优势和技术优势推动自身的线上数字化建设。

3.2 利用数字化技术丰富传统展陈元素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动作捕捉、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投影成像等技术已经在全球博物馆线下展览中被广泛运用。“数字化技术在博物馆中的价值可以被概括为重建历史环境、在场和非在场的解释和增强体验、增强游客互动与受教育程度以及创建在博物馆环境中交互式的、有魅力的、沉浸体验四方面”^[6]。全球博物馆数字化运用的成功经验可以充分说明在线下展览中,运用数字化技术可以扩大博物馆的受众,提升公众的参观体验,提高文化的传播效率。对于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线下展陈的现状而言,利用数字化技术打破传统的展陈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博物馆可以学习英国海事博物馆的经验,运用幻影成像技术将动态虚

拟人物投射到博物馆内展出的御窑厂复原模型中,使公众能更好地了解御窑厂运行机制和窑工的日常。另外,针对大遗址区域,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博物馆可以学习德国港口博物馆运用AR、VR、3D投影在内的多种数字化技术,开发御窑厂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参观者花上一定的时间体验御窑厂当时的生活,在重现当年御窑厂辉煌的同时,又与参观者建立深层的联系。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强化陶瓷的文化属性和手工制瓷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如围绕童宾的传说成功烧制大龙缸的AR故事动画,并与景德镇陶瓷民俗博物馆所处的古窑风景区中巨型童宾雕塑进行联动,还可以运用动作感应系统为手工制瓷技术开发互动程序,通过动作感应使参观者可以在博物馆线下指定区域中进行虚拟拉坯,并通过3D打印技术将虚拟拉坯的成果进行打印等。

3.3 依托新媒体平台开展宣传工作

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新媒体、数字化不仅是技术方面的专有名词,也是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新媒体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博物馆要顺应时代,将自身纳入数字化传播体系中,只有借助广泛普及的新媒体技术,才能利用自身的核心文化、馆藏特点促进自身传播的快速发展。

景德镇陶瓷博物馆未来要充分重视新媒体在广域传播中的作用。在资源投入上,积极将宣传资源从PC端向移动端进行转移,大力建设以官方微信公众号为主体,bilibili、微博、抖音、快手等自媒体为辅助的新媒体外宣模式。在宣传内容上,围绕常设展览和最新特展,全面呈现以陶瓷文化为核心举办的线下讲座活动、文化创意产品、公众线上互动活动内容。在日常运营中,根据持续性原则,发布有关陶瓷文化方面的内容,包括教育活动、陶瓷文化研究论文、直播视频、学者讲座等,每周更一至两篇内容,避免过度更新对公众造成困扰的同时,维持社会关注度。在特展阶段,则应根据层次性原则展开新媒体宣传。在预热期可采取以下三个步骤:首先,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社区发布展览预告,介绍展览的基本情况和关键展品;然后,发布以展品为原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商品的预告;最后,通过直播媒体平台开展特展陶

瓷文化直播活动。在新媒体平台上举行切合展览主题的社会互动活动。例如：邀请观众围绕展览内容分享自己的作品或想法；选择优秀内容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展播等。

4 结 语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大量运用已帮助全球博物馆在文物保护、社会教育、陈设展览、文化创意产品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进步。面对新冠疫情还未结束这一现实，即使在世界疫情控制最好的中国，疫情也呈现阶段性的多地散发的态势，数字技术已成为当下博物馆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景德镇陶瓷博物馆只有在观念上完成从“藏品立本”到“公众中心”的转移，主动把握、运用好当下的数字技术，才能在文化跨媒介的潮流中最大限度地吸引世界各地的不同受众，进而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最终达到传播中国陶瓷文化，讲好江西故事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ICOM. Museums, museum professionals and COVID-19 [EB/OL]. <http://icom.museum/en/news/museums-museum-professionals-and-covid-19-survey-results/>, 2020-05-26/2021-08-07.
- [2] Musée du Louvre. The database for the Louvre's collections [EB/OL]. <http://collections.louvre.fr/>, 2021-03-26/2021-08-07.
- [3] 国家文物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学技术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Z]. 2016-12.
- [4] 沈辰. 新冠疫情下的博物馆: 困境与对策[J]. 东南文化, 2021(2): 6-9.
SHEN C. Southeast Culture, 2021(2): 6-9.
- [5] 王思怡. 博物馆的未来, 重塑“具身博物馆新形态”——从2021年世界博物馆日主题说起[J]. 博物院, 2021(2): 31-8.
WANG S Y. Museum, 2021(2): 31-38
- [6] 李尽沙. 数字技术影响下博物馆社会角色转型--文化共享与跨界呈现[J]. 中国博物馆, 2021(2): 14-19+125-126.
LI J S. Chinese Museum, 2021(2): 14-19+125-126.

(编辑 梁华银)